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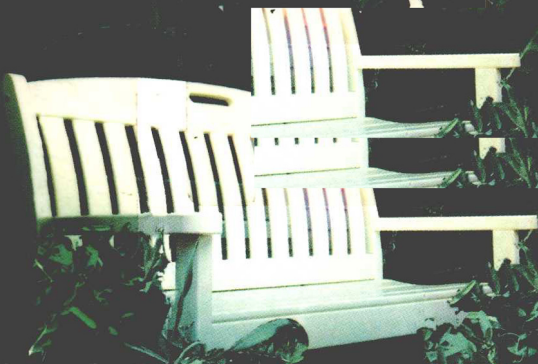
解爱

系列

忘了我

米如 著

你可以用遗忘来代替爱，
只要你在未来没有我的日子里，可以继续幸福，
这样的爱，够不够……



17K.COM
一起看中文网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忘了我

米如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忘了我 / 米如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9.6

ISBN 978-7-80173-897-4

I. 忘… II. 米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83727 号

忘了我

作 者 米 如

责任编辑 陈杰平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×1194 32 开
9.5 印张 248 千字
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97-4

定 价 24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64270995 传真: (010)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目录 CONTENTS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10

第三章 / 019

第四章 / 026

第五章 / 036

第六章 / 045

第七章 / 053

第八章 / 063

第九章 / 072

第十章 / 082

第十一章 / 090

第十二章 / 099

第十三章 / 107

第十四章 / 115

第十五章 / 124

第十六章 / 132

第十七章 / 139

目录 CONTENTS

第十八章 / 148

第十九章 / 156

第二十章 / 165

第二十一章 / 174

第二十二章 / 183

第二十三章 / 190

第二十四章 / 198

第二十五章 / 204

第二十六章 / 212

第二十七章 / 219

第二十八章 / 228

第二十九章 / 235

第三十章 / 243

第三十一章 / 250

第三十二章 / 260

第三十三章 / 268

第三十四章 / 277

第三十五章 / 286

尾声 / 293

第一章 | PART1

殷复颜从没想过，这辈子还能发生这么戏剧性的事。她不太敢相信，只滴了几滴刚开的眼药水，拧了热毛巾敷上。药水好像滴多了点，溢出的部分顺着脸颊滑下来，刚好流进嘴角。这眼药水是人工眼泪，和普通的眼药水完全不同，咸咸的，好像真的是她在哭一样。

大概过了五分钟，她拿下毛巾去了洗手间。洗毛巾的时候她忍不住抬头看向镜子，虽然影像有些模糊，但还是能清楚地辨别出来，眼睛里是大片通红的颜色。眼睛实在酸得很，她抬手想揉一揉，想了想又放下了。

医生说是结膜炎，除了眼红、流泪，视力也下降得非常快，她甚至已经分辨不出颈侧是不是真的开始肿大。她怀疑了好久，看不清就用手去摸，可一直都不敢确定。

刚清理完，她忍不住回去又翻那本杂志。最新的一期八卦周刊，那书角正握在手心，又冷又硬。

终于勉强看清了，幸而封面上的照片异常清楚，清晰的人物，绝不可能是合成的。旁边竖行的标题，夸张的大红色，还跟着个感叹号。



她终于相信，慢慢把那杂志放好，双手垂下，忽然疲乏极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
他跟她真的订婚了。

殷复颜的前男友和亲妹妹——他们订婚了。

更可笑的是，三个月前，自己刚和他订过婚，同一本杂志，同一个封面。

眼睛忽然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，被烧了一样。她连忙闭上眼，眼泪簌簌地掉下来，特别疼。医生的嘱咐她一直记得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疼。

她紧紧地闭着眼，其实一样疼得厉害。她一向不爱哭，此刻却真的忍不住，眼泪一股脑地全流出来，哗啦啦瞬间就爬满脸。她甚至怀疑，脸上流淌着的滚烫的液体，不是泪而是血。

诺基亚标准铃声忽然响起，她拼命忍着疼勉强睁开眼，眼前一片血红的模糊影像。顺着铃声，她伸手摸索着手机，明明是住了好几年的地方，她第一次发现竟是这么不熟悉。

那铃声似乎不知疲倦，怎么都不停。她好不容易找到了手机，却打翻了书桌上的笔筒，绘图的专用铅笔滚了一地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

对方却是沉默，三秒钟后才传来不确定的声音。

“姐，是我。”

“嗯……有事吗？”虽然料到兴颜一定会约她，可真正接到她的电话感觉还是奇怪，心里莫名堵得慌。

“姐，你有空吗？能不能出来见个面？”

她们早就不住在一起了，自从她有了工作、妹妹上了大学以后。甚至时间久了，连坐下来聊天的机会都极其鲜有。

兴颜是她亲妹妹，唯一的亲人，她一直希望有时间两人能多谈谈



心，却没想到是如此情景。

“我现在没空，晚上再说吧。”自己现在这副模样，绝不能被任何人看到。

“是吗……”兴颜隐隐地叹息，在电话那头，“那……我晚上再打吧。”

“唔，拜拜。”她放下手臂，太酸了。

正想合上手机，听筒里传来兴颜急急的声音：“姐！等一下——”

手肘酸得不行，骨头都在疼。殷复颜用尽全力，勉强抬手将手机重新放到耳边。那么轻的东西，从来没觉得竟这么重。

“嗯，我在听。”

“那个、我——”她支支吾吾的，却始终说不出一句整话。

“到底什么事？”她实在受不了了，好像有只虫子在手关节那里，一口一口地啃噬骨头。

“我——”殷兴颜犹豫了半天，忽地叹气，什么都没说，“没什么，晚上我一定打给你。”

“晚上再说，我尽量腾出时间吧。”说完她再也忍受不了酸痛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挂断键。一瞬间那酸痛从手肘那里钻到心里，一时支撑不住手机竟摔到了地上，电池摔了出来。她紧闭着眼、揉着手臂，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。眼下是不太可能找到沙发了，她只能跌坐在地上，也不知是疼的还是发低烧，全身的冷汗。

她苦笑，书上写的那些“持续低热”、“疲乏”、“肌肉和关节痛”的症状，她原本很难想象，现在可体会深了。

LM 酒吧。

夜还不是很深，酒吧里却人声鼎沸。形形色色的人展露白天里隐藏的那面，就如吸血鬼晚上现身一样。漂亮或是不漂亮的女人都穿着性感的超短裙尽情摆动腰肢。狭窄的舞台上一个三流摇滚乐团正在唱

一首从没听过的摇滚乐曲，噪音性感极了。

角落的三角沙发上坐了个男人，裹着一身价格不菲的黑色皮风衣，修长的腿随意搭在茶几上，面容藏在黑暗里不是很清晰。但从侧面看得出，他的轮廓非常深刻，鼻梁极高，眉毛既黑且浓，一头精神的短发更衬得人十分干练。

他对面还坐了两个男人，其中一个绝对惊为天人，尤其那下巴的弧度，极其性感。酒吧里眼尖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，那是舆论公认的误入商界的“妖人”廖习枫。

另一个有些眼生，一般的“小神小鬼”没那眼力认得。

三个人很有气氛地喝酒，你来我往。没多久茶几上摆满了酒瓶，爆米花袋子被挤到了地板上。

廖习枫挥舞着手臂，脸颊通红，明显喝高了。忽然他手一伸，指着对面的梁洛展。

“你个笨蛋，订婚就算了，居然订了两次。你知道什么是订婚吗？男人发昏了才去订婚！想想将来还要结婚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脑子里积的水简直可以养鱼了！”

梁洛展抿起嘴，随手弯下腰把地上的爆米花袋子捡起来。

“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我的人生也得有第二春啊！明武你说呢？”

明武只顾喝酒，他和廖习枫始终保持两个身位的距离，而且还多此一举地转身内向。

“你高兴就好。”

“我当然高兴！”他哈哈大笑，好像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，“等结了婚过个两三年我就立刻离婚。姐姐那么狠心甩了我，我去报复妹妹最天经地义！我怎么会不高兴呢！”

廖习枫惊呆了，一口酒含在嘴里，半晌才想起咽下去。

“不是吧！我明白你受伤流血的心，可报复这回事一定要搞清楚对

象，甩你的人是殷复颜，关她妹妹什么事！说实话你这仇就算真报了也有点卑鄙。”

“开玩笑的话你也当真，说你傻你还真不让人失望！哈哈！”

梁洛展捧腹，笑得更厉害，几乎笑出了眼泪。

“你们可别把我卖了，那真的是开玩笑，回头兴颜要是知道了，我找你们算账啊！这婚还让不让我结了？”

明武默默地喝着酒，抬眼从酒杯上方观察梁洛展的脸，面无表情。

梁洛展还是笑，忍不住抬手擦了眼角。桌上的手机忽然亮了起来，花花绿绿的颜色。他捡起来看了一眼，慢悠悠地站起身。

“我还有点事，对不住先走了。”

廖习枫立刻夸张地指手画脚，以此表达对他这种行为有多鄙视。明武什么表示都没有，只是站起来扶了他一把。他自己也该走了，梁洛展不在，他和廖习枫无论如何不可能独处。

梁洛展晃悠悠地出了酒吧，停车场里满满的，他脚步虚浮，眼前模糊一片，好久才勉强找到自己的银色奥迪。他手掏进口袋去找遥控器，冰凉的金属外壳，竟十分滑手，几乎握不住。

好容易开了车门，他瘫坐在座位上，全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，两手搁在身侧，竟再也没劲重新抬起。

刚才的消息，他又输了。多年以后重新捡起股票，竟完全没有了当年那个“股神”的精明，连运气都不站在他这边，怎么算都是错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一败涂地。

三年前开的账户，到如今共存了一百多万，才几天的工夫，他竟输得一千二净，什么都不剩。

反而是殷复颜，他收到的消息，她几个月前忽然开始投资，赚了很多。

她没什么特别的嗜好，几年前他们刚在一起时他教她的。他随手

教的，只讲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。她竟融会贯通，赚得比这个师傅还要狠。她一向聪明，非常聪明，无论学什么，一旦入门全靠自己摸索就能领略到精髓。他不服气，说她只是运气好。她不理睬，随手关了电脑，进了厨房泡茶给他喝。

泡的是茉莉花茶，很普通，茶叶也没有多名贵，可他第一次喝就喜欢，从此总跑到她家里蹭茶喝。萦绕的热气，若有似无的清香，他一直喜欢，舌头总也忘不掉那味道。

他满意地直咂嘴，她一旁看着，忽然笑道：“一杯茶就能让你笑得唇红齿白的！”

他不高兴了，从交往起她总说他唇红齿白，他又不是兔子，怎么能用唇红齿白这种形容词？可她一直坚持。

梁洛展不禁浅笑，一个总坚持自己的男朋友唇红齿白的人，这世上除了她恐怕再没别人了。

车窗都没关上，四九天里的冷风飕飕地窜进来，直往大衣里拱。他忽地打了个寒战，这才反应过来，怔怔地关上窗户开了空调，好久才缓过来。

可已经渗入身体的寒气，却一分一分逼得更紧，从皮肤到肌理再到内脏，避无可避。

“姐——”殷复颜看着对面，从姐姐进来坐下到现在，她只是低着头，专心搅咖啡，搅着奶泡，却一口都不喝。额头上的细细刘海垂下来，纯黑的颜色，更衬得她皮肤雪白。

“怎么？”殷复颜微微抬头，尽量放慢动作，尤其注意不能露出最要命的脖颈。

“姐，你……你知道我订婚的事吗？”

殷复颜浅笑，低头又慢慢地来回搅拌咖啡。身下的米色沙发出奇地软，身子几乎全陷了进去。



咖啡店里暖暖的，还有咖啡的香味，熏得她鼻子痒。她挺喜欢喝卡布基诺，可这脂肪太高，医生嘱咐过要戒咖啡的。

“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别说八卦杂志上都登出来，我又没离开公司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不知道？”

“姐！我……”她急急地说话，伸长了脖子。

殷复颜笑，这孩子从小就是这样，一急起来就爱伸脖子。

她还是笑起来好看，就像小时候过年时放鞭炮一样，捂着耳朵大声地笑，酒窝浅浅，好像永远也长不大。

“这是你和梁洛展的事情，你幸福就够了，不用向我报告。”

“不是，我不是来征求你许可的。姐，还记得两年前你跟我说的话吗？就是你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洛展哥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殷复颜一愣，没料到兴颜会用这么认真的口吻。

她怎么会忘掉，不过两年的时间，她怎么会忘掉那些话。

妹妹喜欢洛展，见他第一面起就喜欢，她心里一直有数，只是从不捅破那层纸。梁洛展想必也清楚，他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小心地拉开和兴颜的距离，从不招惹她。

直到两年前，兴颜忽然拉了她的手，哭诉自己的感情。兴颜不求能跟洛展在一起，真的只是想说出来而已。

兴颜恸哭，那个熟悉的浅浅酒窝再也找不到：“姐，我知道这些年你过得很苦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你争的。今天说出来，我只是想放下那个包袱而已。我喜欢洛展哥，真的很喜欢。所以我希望他能幸福，你也能幸福，所以你不要放手，就算知道我的事也千万不要放手。”

然后呢？她是怎么回答的，她这辈子都会记得。

即使只剩下九个月，她也会记得。

“我不会放手，即使因为自己的亲妹妹也不会，他也一样。隔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找到幸福了，我死都不放。这辈子，除非是为了他否则我

绝不会放弃。”

除非是为了他，她绝不会放弃。

她还记得，她许下的承诺。

她做的一切，只是为了他，她从未放弃。

不过几个月，现实早已物是人非。殷复颜叹了口气，那珧琅彩牡丹调羹掉进了杯子，清脆的碰撞声，从褐色的咖啡里传来。

“大概记得吧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

“可我记得，都记得！”殷兴颜急急开口，身体前倾，几乎趴在了桌上，“可是姐，现在情况全变了，你不再是洛展哥的女朋友，我才是他的未婚妻！我才是！也许他不是真的想跟我结婚，可我想，而且全世界都知道。不管你跟他之前发生过什么，那都已经过去了。他以后的人生中只能有我！从此我就是梁太太！即使是你，只要介入我们之间，你就是第三者，我绝不原谅！”

她一股脑全说了出来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厅里稀稀落落地坐着极少的顾客，全都被她的声音吸引，越过高高的沙发座看过来。

殷复颜怔怔发呆，一直觉得自己这个妹妹被保护过了头，性格里有些懦弱。如今才知道，她和自己是一样的，从骨子里倔犟。

她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你只要明白这一点，没人能跟你抢。只是，你别忘了我跟他分手的原因，将来别后悔就行。”

“我相信他，他绝不会干出那样的事！”

“那你还担心什么？”

“可他只在乎你。”兴颜一字一句地把这句话说出来，掷地有声。尽管不愿意，不愿意承认、不愿意面对，她还是得说。

“那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现在、以后都不可能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

“你与其跟我耗，不如把刚才的话拿去跟他说一遍，让他明白你的决心，说不定他对你就死心塌地了。”

兴颜怔怔地，好像完全没听懂。

她忽然就哭了出来，慌忙抓住殷复颜的手，隔着桌子，紧紧抓着。那杯子被打翻了，咖啡顺着雪白的桌布蔓延开来，是黑色的。

“姐——我、我不是故意说这些话伤你的。可是……我没办法了。明明订了婚，可他根本不愿见我，一面都不愿！我该怎么办？他都不愿意见我，不愿意跟我说话……姐……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我该怎么办……”

殷复颜沉默，任由自己的手被她握着，甚至抓得更紧了，骨头都疼。

“傻丫头，你对他的心，时间久了，他总会看到。等他明白过来，自然会对你好的。”

“洛展哥是那种会放弃、会改变的人吗？”她还是哭，哭得更厉害，“姐，你呢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，你是怎么忘掉的？”

她一怔，全身像触电般忽然颤抖。幸好兴颜忙着哭，完全没感觉到。

她是怎么做到的——

这个问题，她真的回答不了。

第二章 |PART2

眼皮被拽着，惨白的灯光打进来，她忍不住这刺激，又开始流眼泪。幸而医生很快放了手，韩医生推了推眼镜，坐回位子去开药方。笔尖在纸上飞快行驶，忽然停住，韩医生想了想，又划掉重写。

“韩医生，药方很难开吗？”殷复颜掏出药棉擦掉眼泪，医生已经禁止她用纸巾了。

韩医生抬头，眼睛越过镜框看她，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说实话。

“你的病情恶化得很快，颈部的淋巴结肿大情况虽然有所改善，但是视力下降非常快，再发展下去，很有可能失明。”

她全身一震，不敢相信。

她几乎是屏住了呼吸，轻声问：“您确定一定会失明吗？”

“具体症状根据个人情况不同而异，但是依你目前的情况，极大的可能很快就会失明。”

她怔怔地闭上眼，又睁开，眼前好像忽然又清晰起来。

她想多看几遍，想多看几天。她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可是这双眼睛，她真的还用得着，起码现在不能失去。



“韩医生，有什么治疗方法没有？副作用大也没关系，我真的很需要这双眼睛，目前我不能失明。”

韩医生放下了笔，低不可闻地叹气：“我没办法，这种病叫巨细胞病毒性视网膜炎，很多这样的病人会患，而且很快就会失明。依目前的医疗状况看，我们真的束手无策。”

“不仅是眼睛，你很快就会出现其他并发症，体重直线下降，持续几个月的周期性发热。肺、口腔、消化系统、内分泌系统、心脏、肾脏、眼、皮肤甚至神经系统都有可能发生病变，还有很多罕见的疾病，发生的概率取决于你的体质。”

“那——如果我配合治疗、认真吃药，发病的机会是不是会小一点？”

“理论上是这样，健康的饮食、合理的治疗甚至愉悦的心情都会改善你的病情。但是殷小姐……韩医生忍不住推眼镜，语气中隐含一丝怒气，忍不住拿钢笔敲桌子。这是他见过的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病人，不管他怎么苦口婆心地劝告，她甚至连接时复诊都做不到！”

“你如果再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，发病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大而已！”

“我以后会按时复诊——”

“还有辞掉工作！韩医生不容分说地打断她的话，语气严厉，“勉强工作只会拖垮你的身体，而且我也是为你好，你很快就会发生持续高烧，那种状况之下根本没办法工作，辞掉它对你只有好处绝没有坏处！”

她垂着头盯着手中的药棉，脸色平淡。韩医生见状，以为她动了心，连忙趁热打铁。

“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你的设计，但是‘真曼尔’基本建成，可你如果不照顾好自己，撑不到它开业的时候，不是更划不来？”

韩医生一番话，全是发自肺腑。

说起“真曼尔”，南京城里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它是东梁集团旗下的产业，三年前平地而起。除了两艘巨型游艇上了江面开始营业外，陆地部分近期也基本完工，大约快营业了。

两个月前接待了这个病人，韩医生之前并不知道她的身份，只是越看越觉得眼熟。某日无聊翻起了杂志才忽然想起，那个病人竟是“真曼尔”的首席设计师！

她坚决不肯辞掉工作，说是离不开“真曼尔”，他怎么都说不服她。他确实不懂那些艺术家的思想，难道生命就不如那一座冷冰冰的巨型游乐场？

她笑笑，答道：“‘真曼尔’对我来说，就如行医对您一样。”

他顿时噎住，竟无话反驳。

他其实并不清楚，若是换了自己得了不治之症，是不是还能坚持到底。但是眼前的这个女孩，却让他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气，让他钦佩却恼怒的勇气。

“那我休息一段时间去治病。”

韩医生一愣，难道自己重听？

她竟听从了自己的建议，居然肯放下工作去休息。

“我要去日本一阵，可以在那边治病。”

“去日本治病？”他放下笔，扶正眼镜，眼里流露出一不悦。

自己的病人要去国外治病，这是对他的不信任，赤裸裸的。

“韩医生您别误会，我这副样子已经不能继续留在这里，只能去日本躲一躲、顺便治病。”她轻描淡写，忽地猛地吸气，像是终于准备好，声音却低不可闻，“韩医生，您说实话吧。最坏的情况我还能撑多久？”

他正色，有些粗暴地撕了刚才那张纸，重新写了张处方。

殷复颜抬手接过，也许天气太冷被冻伤，她的手背青紫一片。